



在茅家埠,等一朵睡莲醒来

一年四季,杭城花事不断:曲院风荷湛碧楼的梅花,法喜寺的玉兰花,太子湾的郁金香,还有高架桥上开得热闹的月季……最近,又有一场被网友戏称为“莫奈花园”“印象派花海”的视觉盛宴刷屏全网,主角便是茅家埠的睡莲。

很多游客第一次来茅家埠,都会忍不住感叹:原来西湖还有这般清幽模样。没有如织的游人,没有招摇的商铺,只有一汪安静的湖水,几座石桥,几幢老宅,以及岸边随意生长的水葫芦,这或许就是“老市长苏东坡”笔下的“淡妆”吧。

这次,我特意赶上第一班地铁出发,8点前赶到,却已无处落脚。各地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早已架好“长枪短炮”,静静守候,等待睡莲绽放的精彩时刻。

我勉强寻了个空隙站定,不由在想:西湖边睡莲那么多,为什么偏偏茅家埠的睡莲火了?大概是因为,这里的睡莲不像别处那样被精心修剪、整

齐排列。它们是野生的,自由的,带着一种未经雕琢的美。背景不是精致的园林,而是远处起伏的山峦和几棵姿态随意的老树。这种不加修饰的自然之美,恰好击中了都市人心中那个向往田园的梦。

拍了几张,我索性收起相机,赏起了眼前的景:绿头鸭悠闲游过,走走停停;睡莲静静开在水中央,风吹过时,水面泛起细密的波纹,莲叶带着花轻轻摇曳……看着看着,你会觉得时间慢了下来。你看,它们不慌不忙,不争不抢,每天只开一个上午,到了午后便慢慢合拢花瓣,沉入水中休息。

茅家埠的美,美在“隐”,也美在“静”。它不需要成为网红打卡地,也不需要社交媒体上刷屏。它就那样安静地待在西湖的一角,年复一年,在初夏的晨光里绽放。这份美,需要你脚步去丈量,用眼睛去记录,用心去感受。

张升航

清淡让我难忘

我喜欢清淡的感觉
或许因一缕忧郁漫溢
说不清
此刻是否属于我的快乐
只是偏执地,
偏爱这清淡的肌理

我喜好清淡的饮食
素粥蔬香透竹厨
清欢何必羡膏腴
食淡心宁无俗事
茶烟绕盏伴诗书

我爱看枝头那清淡的嫩绿
是春的信笺,

是生命的初啼
淡抹一笔
胜却喧嚣姹紫嫣红的拥挤

我追求清淡的友谊
把思念种进心底
俗语说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
“清淡”二字,
藏着多少不言的默契

一个人,就一个人静静地
融化在袅袅茶香与悠扬旋律里
翻开旧相册
抖落尘封的光影

齐振松



忆起满山杨梅红

近日读到南宋诗人陆游的《六峰项里看采杨梅》一诗,寥寥几句,就生动描绘出杨梅果熟时满山皆红、人们喜摘杨梅运送京城的盛况。我不由地想起家乡的杨梅来。

杨梅,对于我们来自农村的人来说,是再普通不过的野果。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,没钱买零食吃,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去野地里找。

“快看,杨梅!”不知谁喊了一声。就在不远处,几棵杨梅树非常显眼,鲜红的杨梅犹如玛瑙缀于绿叶间,散发着迷人的色彩。我们早已忘记了跋涉的辛劳,加快步伐,猴子似地爬上树枝,摘了杨梅就往嘴里塞。

吃多了杨梅,牙齿发酸,舌头发苦,连饭都咬不动,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杨梅的喜好。临睡前,我都要跑到厨房里,打开菜柜,偷偷撮几颗杨梅塞到嘴里,为此,妈妈常常说我是馋猫。

吃不光的杨梅,可以加点盐或白糖放在罐子里储藏;可以晒成干,当作零食。也可以浸酒,忙碌之余,喝上几口,回味无穷,疲乏顿时烟消云散。一次,好朋友小郑来我家做客,我们就着杨梅酒回忆往事,海阔天空,不知不觉有了几分醉意。临别时,我送小郑一坛泡了两年的杨梅酒,小郑一直舍不得喝,除非来了贵客才会打开。

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在《乡关何处》一文中这样回忆儿时上山摘杨梅的情景:都上了山,爬在随便哪一棵杨梅树上边摘边吃。余秋雨笔下这段关于杨梅的记忆,远不止于对一种水果的怀念,它串联起特定时代里乡村的生活图景、孩童的自在天真、自然的慷慨馈赠以及亲情的宽容理解,这记忆如同杨梅的滋味,清甜微酸,历久弥新。

汪东福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梅雨寄怀

烟锁横塘雨未休,
云堆野岸绕孤楼。
荷翻圆沼珠千颗,
蜓立尖苞影半幽。
欹枕闲听檐溜落,
开帘喜得竹风柔。
凭栏远看天如墨,
一片诗心寄白鸥。

沈学敏

题夏日

春残已去莫怜花,
夏至初来草木嘉。
桃满枝头风力弱,
荫浓树下日光斜。
偶听夜半穿林雨,
闲切晨间苦蒂瓜。
好着轻衣山海赴,
遍观绿意浪淘沙。

水羊